



家葡萄·野葡萄

李德禄

一天,我应邀去好友家做客,走进院子便是长廊般的棚架,上面垂吊着密密匝匝的葫芦、丝瓜,棚下撒满斑驳陆离的光,透着一片阴凉。喝了会儿茶,好友便带我欣赏了他种的黄瓜、豆角、茄子等各种应季蔬菜。穿过地堰,山根角处又是一个庞大的棚架,悬挂着一串串红中泛紫的葡萄。我惊讶地说:“山葡萄?这山野之物,怎么会跑到你这儿来了呀?”

“当然是栽植的!这是一种野生藤本植物,俗名黑烟,多为深紫色,可鲜食、可晾干儿,亦可酿酒。甬看它个头儿小,营养价值却非常高,有开胃健食、止痛等功效,因生于荒野,所以人们称其为山葡萄或者野葡萄。”

“你背台词呢?这些谁不知道呀?”

“是吗?你呀甬说吃,恐怕连见都没见过吧?”

我耸耸肩:“野葡萄在你眼里稀罕,对我却是寻常物,不但早就吃过,而且还是亲手在深山里采拾的纯品!”

那是我10来岁的时候,一位常年在外工作的干部回村探望,他在当地可是个响当当的名人。父亲曾经和他一起斗过地主恶霸、打过小日本鬼子,算得上生死弟兄,我从小就对他充满了敬畏之感。父亲带我去看望他,我向他深鞠一躬,便站在一旁,目光不敢正视。他笑容满面地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我忸怩作答。他从盘子里拿起一串葡萄塞入我手中,我不好意思当面吃,寻个机会到院旮旯里,把那串紫黑溜圆的葡萄,一颗一颗地丢进嘴里,一点儿一点儿地咂磨滋味,那种别样可口的酸甜,至今仍觉余味无穷。后来才知道,这种葡萄叫“玫瑰香”,打那儿之后,我记住了它的名字。

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他怎么当了那么大的官呀?”

父亲笑着说:“他抗过日、赴过朝,他的荣誉是拿血与命换来的!”

“他那么厉害,怎么丁点儿也没架子呀?”

“有些人呀虚头巴脑,成天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势。其实,人们心里都有一杆秤,你越装样子就越没个样子,别人也就越瞧不起你!他有学问,有本事,官做大了,人却越来越低调,人们也就越发地敬佩他。”过了两天,我家请那个干部吃饭,他特意送给我一小纸箱“玫瑰香”,我对他由敬畏到喜欢,但绝不是为着葡萄。

儿时家贫,我虽然喜欢吃葡萄,可没有钱去买。看见水果摊上摆放着的“玫瑰香”,那圆溜溜的珠儿,像青翠欲滴的紫宝石,我口中直冒酸水。见别人提溜着成串的葡萄狼吞虎咽,我心里却暗骂他们暴殄天物。上初中时,每天放学后,我就去转水果摊,去买那些散落的葡萄珠儿,五分钱一饭盒,甬

看便宜,却使我胃口大开。去的次数多了,摊主自然记住我了,只要我一露面,他立刻笑眯眯地说:“早给你留好了,全是个个的珠儿!”

“谢谢您,总这么照顾我!”

“你得谢那些喜欢摆谱的人,他们挑三拣四,扒拉掉的那些好珠儿都便宜你了!”他边说边给我装满了一饭盒,还特意搭上一小嘟噜整串的。嘿,少花钱,照样吃葡萄,惬意!

每逢周日,我们都要去生产队里劳动,帮着家里挣工分。六月初的一天,我们去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山上种地。山高日头近,收了工太阳还高挂着,我和两个小伴走到一片密林中,突然看到一片枝繁叶茂的葡萄,虬龙似的老紫藤,曲曲弯弯地盘绕在树干上,密匝匝的树叶,把藤架遮盖得严严实实。我立刻想起老辈人的顺口溜:“弯弯树,拐巴藤,藤上挂珍珠,有紫也有青!”这是我头遭儿见到山葡萄,兴奋地大喊:“喂,快来看呀,这儿有

山葡萄!”两个小伴闻声而至,我们在藤架下,好奇地观瞧。山葡萄正在开花,细小嫩绿的花苞隆起,顶端露出白色的花瓣。普通的葡萄开花是成串的,它们却是一疙瘩一团的,那种宜人的香气,比一般的山花野草更清新。直到天快黑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好友忽地笑了:“你呀,看见野葡萄的花,未必就能吃到它的果,还是我这儿的现实!”

“玩勺子去吧你,我们吃的时候,怕是你还没见过哩!”我笑了又说:“自从看见了山葡萄花,我们的心也跟着野了,连做梦都惦记着。秋收时节,我们住在山上干活,山葡萄渐渐成熟了,由青红变成黑紫,圆圆的颗粒紧紧挤在一起,有的藏在浓叶里,有的隐于灌丛中,明露着的葡萄虽然稀疏,却一串串地悬挂在藤架下,像一盏盏精致的水晶灯。”小伴说:“远看溜溜儿,近瞧圆溜溜儿,掐它水溜

溜儿,吃着酸溜溜儿。”还真是这样,我们每天都去摘着吃,摘的全是边角处那些零散稀疏的,把那些成串的全留下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个个吃得倒了牙。

活儿干完了,我们要下山了。临走前,我们把那些整串的都摘下来,刚要走,一个小伴喊起来:“快瞧,那儿还有一大串葡萄呢!”走近一看,黑溜溜的珠儿带着新鲜的果实灰,悬挂在一枝树杈上,我颠着脚伸手摘下来。突然脚下一滑,身体陡然下坠,我一只手本能地抓住藤蔓,另一只手仍搂着葡萄不撒手。俩小伴赶忙托着我移到坡上,我纵身一跳,摔倒在沟沿上,探头一看,坡下是条深不见底的流水沟。小伴惊呼:“呀,这要是掉下去,你还有命在吗?”

好友笑着说:“你这惊悚的表演,让我想到了舍命不舍财的故事!”

我也笑了:“当时啥都顾不上了,担心的只有手里攥着的葡萄……”

流金岁月

造梦机与收藏匣

果蕾

记得小学一年级时,老师给全班同学讲了一个故事:“妈妈答应了小强给他买一个一直想要的皮球,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妈妈回到家,却没有给他带皮球,而是带回了个‘造梦机’——把你的愿望告诉它,就可以在梦中实现任何愿望,于是小强果然就在梦里玩到了皮球,他感到很开心。”

当时年幼的我就对这个故事持有一些疑惑,毕竟小强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没能拥有皮球啊,只是在梦里玩玩皮球,能有什么意思呢?

长大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体验,那么既然可以“体验”到玩皮球,那就足够了,还免得多个实体球占室内空间呢。想到这里,不禁感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物资不再匮乏,人们不再热衷于收藏物件和囤东西,而是反过来追求“极简”生活——照片不用洗出来,省的占地方;纸质图书买多了,既落灰又占空间,不如电子书方便;疯狂购物买衣服还没有收拾衣橱整理出一大包要扔的衣服令人兴奋……

但是,收藏又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它不仅满足了人类的占有欲,还为人们带来了情感上的慰藉和心理上的满足。那么,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我们又该收藏些什么呢?既能不占空间(毕竟普通人家仅有斗室),又能真正带来慰藉和满足(也不能只知道存钱)。

有一首很温暖的英语儿歌叫《catch a falling star》,歌词大意是:抓住一颗流星,把它放进口袋,不要让它消失,留着给阴雨天……这首充满童趣和美好希冀的歌曲使我常常想抓住一些美好瞬间,把它们放进口袋里。是啊,人生是那么幸运,每个人生都是难得的旅程,人生又是那么残酷,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人生,最值得“收藏”的就是那些美好回忆,最值得记录和回味的就是那些美好瞬间。

如果我们不被忙碌的生活扰乱心神,能够记住那些美好,那我们的人生不就更幸福了吗?如果我们愿意用只言片语把快乐的事情写下,能够回味那些美好,那我们不就真的“抓住流星”了吗?如果我们愿意用心给回忆加上一文学的滤镜,能够记录那些美好,那我们不就拥有“造梦机”了吗?

自从威尔斯在1895年写下《时间机器》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后,时光旅行就一直成为科幻小说和穿越类影视作品的流行主题。其实,活灵活现地回忆起过去的某件事,某个场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就是回到过去吗?比如儿时在某一个雷雨天里读《格林童话》,外面的雷雨声恰好和童话里中世纪女巫城堡的阴森对应,这种奇妙的体验加上回忆滤镜,便更有如梦境感;比如,小时候喜欢钻到院子里晾晒的被子中,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思绪随着身体从被子里出来后,自己已经“长大”(回到现实)了,这不就是电影里的拍摄手法吗?怪不得那个著名的电影公司叫“梦工厂”呢!

多么幸运,我们的思想和梦境都是自由的,我们的记忆力也没有那么差。不妨让我们的笔变成“造梦机”,让我们的大脑变成“收藏匣”,抓住流星,收藏美好吧。



霞映奇峰云涌处 艾宏伟/作

写大山气势 舒笔墨情怀

——记京西画家艾宏伟

马建民

初次见到画家艾宏伟的作品是在他的一次个人画展上,丰富的笔墨、绚丽的色彩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画家艾宏伟一直工作、生活在北京京西门头沟,自少年时期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儿时便用铅笔对着连环画进行临摹,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迈入国画创作领域,数年来,上追古代绘画大师作品的至臻境界,近学虚谷、八大山人、石涛等诸家的写意精神及笔墨神韵。后拜近代著名画家周思聪入室弟子朱德友先生为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近年来,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和参加有影响力的国内外艺术大展,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绩。

京西门头沟,有着北京最优

越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千年古刹潭柘寺、华北仙峰妙峰山都坐落在这里,太行山脉的巨峰绝壁、沟壑磐石、松柏繁枝、异草花木;永定河的转曲蜿蜒、溪流潺潺,千年庙宇、百年石屋,构成了宏伟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和深厚的创作底蕴,铺就了画家特有的人文情怀。几十年来,艾宏伟翻过这里的道道山梁,浏览条条小溪,写就千古古刹、百年古村。他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这里的韵味。在艾宏伟的作品里,涌动着太行山脉的朵朵白云,散发着古村的气息、永定河的韵律、花草的芬芳。他在自己的作品里追求着大山的雄浑气势和质朴的自然品格,追求着用笔的浑厚、用墨的趣味,给

人远离都市喧嚣的田园般的享受。他的作品立意新、笔墨新、色彩新、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中国的山水画,寄托着极大的文化基因,看画而知东方审美的惟妙惟肖,是谓最美的艺术享受。艾宏伟精研画道,勤于观察,一端伸向传统,一端伸向生活,创作中法度严谨、画道精深,把当代中国画的随类附彩、气韵生动挥洒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作品里一边看、一边品,越是时间用久越是感觉内涵丰富,挂一幅在厅堂,赏心悦目,空间里充满雅俗共赏的艺术氛围。

在中国传统的文人画作之中,每一处的技法营造和表现形式都有其恰当的内涵逻辑,即便是一条线的形成,也都承载于丰

富的审美修养,像画家艾宏伟的丹青境界便就是有从于此独特的艺术语境和文化积累,其丹青造诣是可搏于山水法脉,亦可兼于民居风俗。

笔墨当随时代,一幅好的作品恰恰是内容当中赋予了时代气息和时代感知,才能达到至臻至美的境界。画与人相息,对于艾宏伟而言恰恰是作品的笔墨性、时代感才与现今社会产生共鸣,经由其笔墨所绘制的物象形态也早已超越了表面的单层意义,随之升华出的则是对自然精神和深度体现的脉络传递,是谓画品凝练、造詣非凡!相信艾宏伟在今后的艺术作品中会不断大放异彩,不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

——转自《永定河》

富贵竹里的绿色时光

陈瑛

最近,随着天气越发凉了,插在四方玻璃瓶里的龙竹已经长得煞是好看,突然想起怀抱它们的时候:下班途中,趁着暮色,挑了三根竹子,售卖的姑娘用报纸将竹子包好,递到我手上的时候,叶子的尖发出淡淡的绿光,人在做喜欢的事情时,可以抵御一切琐碎而无聊的光阴,抱着三棵竹子,我坐在公交车上都是痴痴地笑,怀抱所有自然的美好,我便以为我抱住了整个春天。

对于我而言,植物能带我领略不一样的时光,譬如养儿,静静看他成长,便是一种喜悦。这些虚度的光阴,与花草为伴的光阴,不曾富

足,不曾无恙,但会让心灵在河流的淘洗中,长出最美丽的翅膀。伴着竹篱茅舍,虽自清贫,但也生活无忧,由此便生出甘愿之心。

竹子被我养在一个圆形的玻璃瓶中,根须节斑可见,自有一种苍古之意,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认真对待,认真对待却并不需要太多的心思,万木花草自有其生长的方式,过于拔苗助长,精心看护,反倒累其体肤,适得其反。以至于养成了我种花的心思:“散淡以对,平静而处。”

经年岁月的累积,便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正如黎戈书中所言“生而有崖,精力有限,我越来越舍不得应对外界,只想内向营养自己”。过尽千

帆,很多人都以为会看到春天的阳光,但是真正的生命不会永远都是麦田地里无数的芳息,我们都曾那么地努力过,不舍昼夜,不问明澈,到最后未必会收获心中的期待,只不过是到了站时,潇洒的理理鬓角的发,滋养内心的一切越开越多,以至于只喜欢静安自处。

你欢喜如是,你不欢喜亦如是。植物永远会送给你最大的期待,光阴岁月里的成长,会衍生出无数的欢欣,我的梦想中最美好的模样,无非是穿着长长的白色裙子,左手怀抱一把富贵竹,右手牵着儿子,一起走在山花烂漫的小径,念着“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诗句。所有诗意

的幻想终归是幻想,譬如绿色的富贵竹养在水瓶中,从来也不曾抛却自己的成长,用一点翠绿装点心中的绿色。

龙竹其实并非真正的竹,按照如今商家贩卖的名字应该就是属于富贵竹一类,但我喜它一层层成长的印迹都紧凑而密实,层叠而起的高度里安睡着生命的力量。我不喜富贵竹的名字,国人美好之寄存存在于名字之中,却反倒俗了,我更喜欢竹蕉这个名字,正如红楼梦中探春的别号“蕉下客”,我便以为是至雅,名字处处透出中国气,但原来富贵竹却并不属于中国的植物,富贵竹原称辛氏龙树,别名竹蕉、万年

竹,属假叶树科龙血树属,原产于非洲西部的喀麦隆。我们以无比的热情接纳富贵竹这种植物,也以最好的寄愿来赋予他高尚的意义。其实,我喜欢它倒不是因为吉祥的寓意,而是对竹子从来都有一种慕恋之情,故乡的山岚有成片成片的竹子,在丛野竹林中长大,贯穿时光的路途,一旦远离,那旧时的气息总要从无数个地方来浇灌心灵里的荒芜。南方的竹子无法移植到北方,这是我不曾种过的植物,那生于南方的土地,属于南方的勃勃生机,在北方的泥土里只怕也会枯竭你所有的梦想,正如橘,在南为橘在北为枳。

于是,便把这所有的欢喜和对南方佳木之心怀,全然寄托在龙竹之上,比干有节,虽不中通却也外直,叶色青翠虽与竹有异,但也得了几分竹之神髓。养在案头,也颇能解心中的思乡之情。

算算日子,养龙竹的日子并不长,远远没有庭院里那棵仙人掌,已历4年时光,花草于时光是慵懒的,一点点被岁月所雕琢出的美,需要有心人才能发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景色也能滋润一方人。素净的绿,虬结的干,对你我而言,便是恰当。我们皆不过是间间的生命,经过无数的淬炼与彼此的莫逆,总能开出最馥郁心田的花朵。